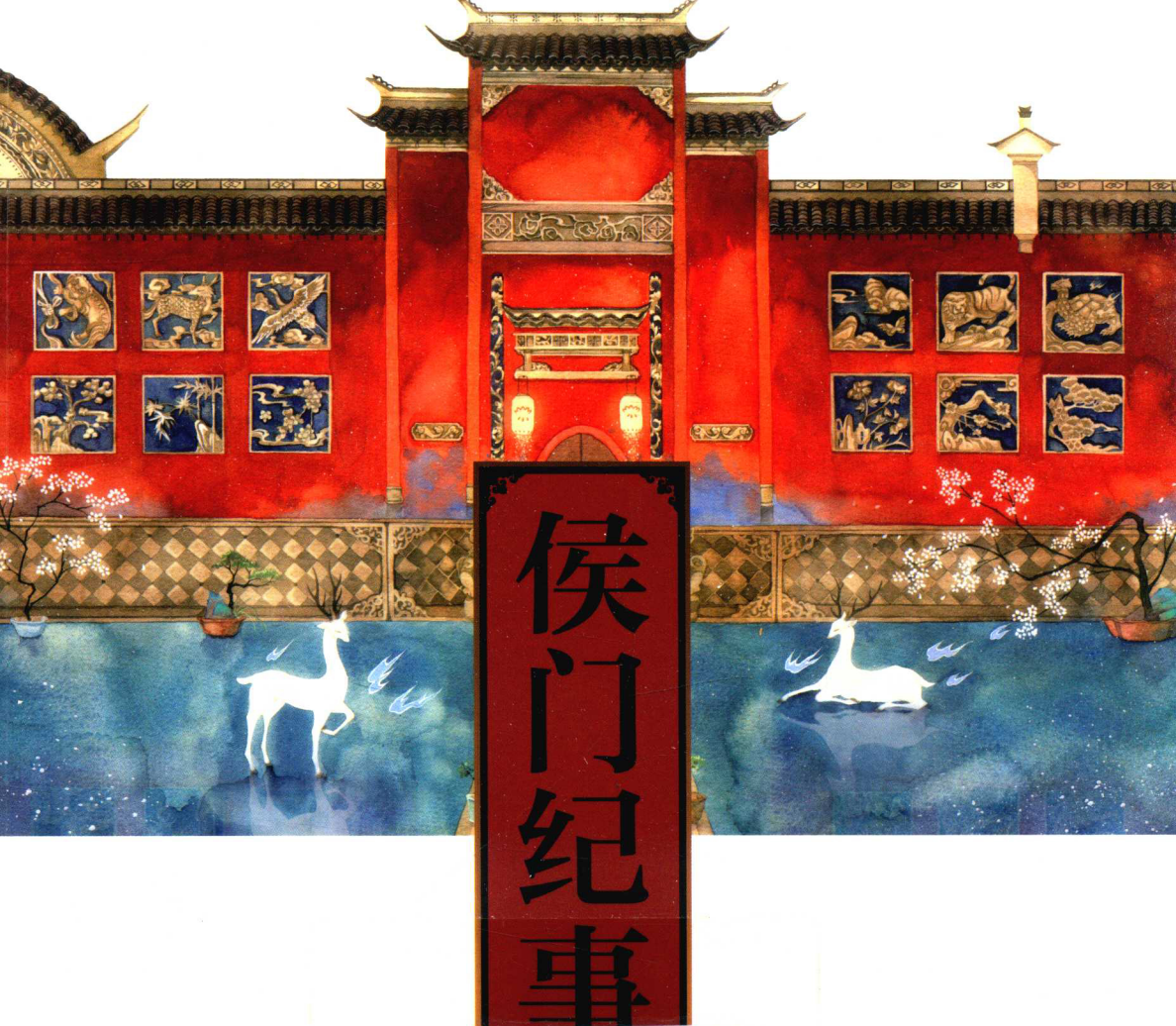




侯门纪事

淼仔

著

上册

她心头软得如春江水，但春江水还知道流向何处。
而她的心，却无处可收。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蘇仔 著

侯門紀事

上冊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侯门纪事 / 淼仔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552-4103-4

I. ①侯… II. ①淼…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771号

书 名 侯门纪事

著 者 淼 仔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易 超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8

字 数 6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103-4

定 价 79.80元(全三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目录 上册

001	第一章 意外来临的亲事
005	第二章 搬起石头伤自己
010	第三章 京中远客
016	第四章 考校
024	第五章 慧眼宝珠有鄙夷
031	第六章 拜年
038	第七章 动情
048	第八章 京中定亲事
058	第九章 祖母有旧事
066	第十章 永不纳妾
071	第十一章 无端被掳受煎熬
079	第十二章 送回家去难解释
084	第十三章 太子亲临来安抚
091	第十四章 公主驾到
096	第十五章 房有忠仆
102	第十六章 宝珠有铺子
111	第十七章 惊闻姐姐去劝解
114	第十八章 成亲
125	第十九章 初见姑母
129	第二十章 吃饱才能洞房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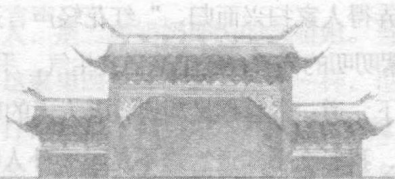
135	第二十一章 悲催的洞房第二天
139	第二十二章 搞笑的阮家小二和小王爷
144	第二十三章 今年不拜年
152	第二十四章 姑母是娘娘
157	第二十五章 全家上门相亲事
164	第二十六章 我们是来吃年酒的
180	第二十七章 两个考篮
186	第二十八章 我有新衣裳
195	第二十九章 探花
203	第三十章 原来是姑母
212	第三十一章 亲戚到来
225	第三十二章 胡闹的舅爷奔武举
233	第三十三章 太子怒斥表弟
242	第三十四章 嚶嚶和嗡嗡
	中 册
251	第三十五章 伤离别
266	第三十六章 送宝珠也去
275	第三十七章 故人相见非知己
290	第三十八章 陈留郡王
296	第三十九章 恼恨的凌姨娘
303	第四十章 英姿少年挑郡王

目 录

308	第四十一章 有多报爹
318	第四十二章 夫妻太原重会面
328	第四十三章 拜祠堂惩恶人
337	第四十四章 国公府旧事
343	第四十五章 袁家旧居
353	第四十六章 难事出来见真情
370	第四十七章 有喜
385	第四十八章 兄弟反目为父亲
405	第四十九章 宝珠出手
415	第五十章 妯娌初相见
428	第五十一章 为舅父正家风
441	第五十二章 国公夫人和凌姨娘的各自懊恼
451	第五十三章 万大同
467	第五十四章 原来你我一家人
485	第五十五章 金蝉脱壳公子跳脚
	下 册
497	第五十六章 自己的事情自行承担
514	第五十七章 挂念宝珠出京去
525	第五十八章 唯一的小弟，唯一的加寿
534	第五十九章 小王爷来借兵
542	第六十章 太子党们来相助

目 录

562	第六十一章	石头城大捷
580	第六十二章	将军归来
593	第六十三章	整顿国公府
602	第六十四章	家产九开
615	第六十五章	加寿的大红包
626	第六十六章	头一回似一家人
634	第六十七章	加寿抓周
642	第六十八章	为慰姑母送女儿
658	第六十九章	加寿定亲
667	第七十章	疼爱女儿把京进
679	第七十一章	皇后早绸缪
684	第七十二章	吉瑞与妖法
689	第七十三章	袁训拒亲
695	第七十四章	母女威武
702	第七十五章	订亲真相
711	第七十六章	袁柳争斗
719	第七十七章	柳丞相触霉头
727	第七十八章	产子
737	第七十九章	加寿做寿
745	第八十章	加寿成亲
755	番外	天作之合



第一章 意外来临的亲事

安宝珠走出喜鹊登枝红漆雕花门时，时辰刚刚好。正是晚饭光景，晚霞呈现七彩色，像安老太太钟氏房中的粉彩番石榴花插，红中夹着黄，蓝中染着青……色泽明快，让人观之心头一爽。

“四姑娘，咱们这会儿去，怕又是头一个到吧？”红花今年才十岁，足足小了安宝珠四岁。她此时仰着一张孩子气的脸，欢快地问道。

安宝珠知道红花指的是给安老太太请晚安这件事。

安府男主子都短命，现在独掌大权的是安老太太。她算来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带着三个寡媳并三个孙女过日子。每天除了晨昏定省，晚上这顿饭，全家都在安老太太房中用：一是给她解闷；二是听她骂人或是絮叨家常。

安宝珠虽在姐妹排行中为老四，却是安府长房嫡女。自父母双亡后，安老太太怜惜她，让她住在离自己最近的院子里。她平时不肯怠慢，给安老太太请安常常头一个到。

见红花这样说，安宝珠笑了笑：“早也罢，晚也罢，都是请安罢了。”在她自己心里，并不以为早到有多好——早到，不过是多听安老太太骂几句罢了。

主仆二人沿着抄手回廊往安老太太房里去，一路上香气阵阵。红花笑道：“四姑娘您闻闻，香兰园里又有花开了。如今家里人少，老太太又不肯卖园子，弄得香兰园荒废了，可年年花开得却繁盛。”

香兰园离她们主仆有几丈远，在那道粉墙的后面。从这里经过的人，总是能闻到混杂的花香。只是那花开在丛丛杂草中，安宝珠春天的时候偶然去看过一回，草长得有半人高，看上去怪吓人的，大白天的，也像藏着贼。

“真不知道老太太为什么不肯卖园子。前儿门上吴大娘说，好几个盐商要买咱们家这园子，出的价都很高。如果卖掉了，把银子收回来，放在银铺里一年生息也有好

些，只是老太太不松口，弄得人家扫兴而归。”红花轻声言道。

见小婢歪着脑袋，絮絮叨叨的样子，安宝珠佯装生气，手上本握着一条黄色帕子，顺势就在红花头上打了一下，道：“看你又胡说，老太太的事，岂是你能议论的？”

“四姑娘时常交代我，我怎么不知道？这不是没有外人嘛，我也就只和四姑娘你唠叨一下罢了。四姑娘你看，那园子里的草高得都从瓦缝里钻出来了，晚上从这里走，真是瘆人。这里离咱们住的地方近，离老太太那儿也不远，难道老太太就不害怕？”红花眼珠子前后转动，见路上无人，依旧说着。

“呆丫头，这家是老太太说了算，不卖自有她的道理。”安宝珠轻声说着，却不肯告诉红花真实原因。她怕红花嘴快，不小心说出去，到时传到安老太太耳朵里，那就不好了。

又往前走了两步，香气更加浓郁了。安宝珠能分辨出的，就有十几种花草香……桂花的香气也比昨儿要浓郁了。

安老太太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如果连卖个园子这点事都看不清，岂不是枉费了她侯府小姐的身份？

这香兰园啊，看似杂草丛生一无是处，其实一年到头香花、香草结不完。安宝珠闲下来代安老太太算过，光这一处的收入，就比外面一个普通铺子的收入还高。而且铺子还要请管事、伙计打理，这一处园子只要自己个儿长，到时候自有香料铺的人来收割。虽说之前有买家送银子上门，安老太太又不傻，自是不卖。

再说安府虽然不是高官门第，可安老太爷生前也是个五品官员，三个早逝的安家老爷中，有一个也中了举人。安老太太又出身高门，嫁妆丰厚不说，岂会为一点儿银子，就和盐商做邻居？她平日里说起商人来，一副十分不屑的口吻。但对待自家铺子里的伙计，却好得很。

一路想着心事，转了个弯儿，她们就到了主屋，见几个上了年纪的妈妈急匆匆打身边走过，不知是去催晚饭还是替安老太太办什么事。

安宝珠继续往里面走，见到一个丫头侍立在门前，预备着有人出入，好打帘子。

见到四姑娘来，她无声地垂头屈膝，行了个礼。安宝珠还没等进去，就听房中有笑语声从织锦绣宝镶花的夹帘中传出来……一听就是方姨娘的声音。

“福英，老太太今儿高兴？”安宝珠先不进去，悄声问那丫头。福英缩着头笑，手指门帘，示意她也来听。

安宝珠本不愿意，但帘内声音太高，有几句飞出，她不想听都不行。

“侯府里，您那娘家，时常派人来人看您。我们安府的姑娘都大了，也到了说亲事的年纪，您那娘家侯府里，听说有三个小爷呢，这一回都要来的吧……”



说话的本不是安府的人，是二房奶奶邵氏的亲姐姐。当初嫁到方家做妾的，于是都叫她方姨娘。方姨娘和这家里四个寡居的女主子一样，也早就没了夫君。她在女儿几岁的时候就带她来安府打秋风，直到女儿方明珠长大待嫁了，还住在安家。

安宝珠是个不会说话的人，平素不敢和她们母女过于亲近，平日里这类话也听得少，但今天方姨娘的话安宝珠也听进去了。

安老太太在京里的娘家，那侯府里要来几位小爷，说是陪姑祖母过年。信是昨天才到的，虽说离过年还有几个月，但家里人这就谈论起来了……安宝珠和自己的奶娘说话，也要带上几句。本来她以为只是亲戚之间的走动，如此看来显然不是。

听方姨娘的意思，安府的姑娘大了，侯府的小爷也大了，是来相亲的？

安宝珠正皱眉想着心事，红花轻推了她一把，道：“二奶奶和大姑娘来了。”安宝珠忙转身准备迎接，她怕让婶娘和姐姐见到自己偷听。

安老太太没有夫君，膝下无子、无男孙，心里常有气，刻薄的时候让人听不下去，可该把持的地方也半点儿不含糊，如教养姑娘，在这城里算是头一份儿。

安宝珠刚站好，就见二房母女一前一后地进来了。

走在前面的，是个昂首挺胸的姑娘。她生得极艳丽，倒与府内其他姑娘无相似之处。其实，大姑娘安掌珠、三姑娘安玉珠、四姑娘安宝珠，安府的姑娘个个长得都不一样。这是安老太太最憎恶的事情。

安府的姑娘都是庶子所生，而且模样上都像各自的亲祖母，也就是安老太爷故去的三个妾。

祖母时有刻薄，安宝珠也能理解她，从没有表露过不满。说到底，安宝珠成亲后可以依靠的人，也只有安老太太。成亲后嫁的夫君再好，也只有安府是娘家。

她和二奶奶邵氏、大姐安掌珠见过，正要进去。见那边又一对母女——三奶奶张氏和三姑娘安玉珠来了。

两位奶奶带着三姐妹一起进去时，房中方姨娘对侯府的吹捧才暂告一个段落，也算给奶奶、姑娘们留出行礼的空当。

“见过老太太，今儿可高兴？”两个儿媳，邵氏畏畏缩缩，张氏却泰然自若，一起来便问候安老太太。

安老太太花白头发，穿戴体面，身子骨儿也比同年纪的人要硬朗。

这一切，都与她娘家的势力不无关系。

安老太太冷哼一声，面容也沉了下去，冷淡地道：“还能吃碗饭不是？”闻言，邵氏和张氏的心头都不快。

邵氏内心烦恼，这婆婆不是亲的，又掌管着安府大权，她早就看不顺眼了。可偏

偏安老太太有能耐，仗着有个好娘家，把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但和气就说不上。

邵氏和安老太太还有一层心结。她的夫君安二爷去世后，邵氏曾打算再嫁。本是娘家兄长偷偷摸摸在办这事，却不知安老太太从哪里得知，亲自去邵家登门大闹一场，把这事情搅黄了，从此婆媳相见，安老太太面容更酸，邵氏更怕见她。这是邵氏的心结。

而三奶奶张氏呢，守得住，犯不着去惹安老太太不痛快。

母亲吃了话，女儿也不舒服。安掌珠眼梢挑了挑；安玉珠则孤高地转开眼珠；安宝珠虽是侄女，但敬重长辈，只能装听不见，恭恭敬敬垂着头。

这房里，独独方姨娘母女是高兴的。

安老太太不愿意和邵家来往，却肯收留邵家的女儿方姨娘，并帮着方姨娘把女儿方明珠抚养长大。母女自以为在安老太太面前有点脸面，便自大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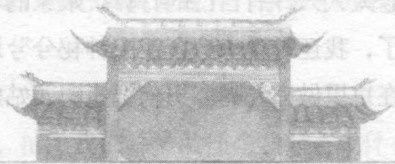
方姨娘暗想：要是没有我帮着缓和婆媳关系，妹妹还不知道要受多少气呢。这侯府的小爷们到来，也该有我们明珠一个女婿才是。

她寄人篱下不肯离去，就是为了女儿的将来打算，也是为自己日后养老着想。本打算说几句，显摆自己在安老太太面前才是能说上话的人，却不想安老太太道：“都坐吧，一天来烦我几回，还要问什么好不好的！”

僵持场面也就解开了。

饭后，大家说了一回客人要来的事情，安老太太又嘱咐了一通如何见客，大家这才散去。





第二章 搬起石头伤自己

“姑娘不愿许给侯府里的小爷，固然有志气，但志气和您过一辈子日子可不相干。”烛下，一个温婉的中年妇人，手中握着一件宝相花的春衣，向安宝珠身上比了比，道，“这花儿再扎几针会更鲜亮些。”她回去坐好，绣花绷子上好，重新绣起来。这虽是秋天，但也早早把明年的衣裳赶做出来。

这妇人是安宝珠的奶娘卫氏。

自安宝珠父母亡故后，幸有卫氏忠心不变，一直相伴。她们名义上虽是主仆，实际上已和母女无异。

侯府里要来还没有定下亲事的小爷，把卫氏的心也一并搅乱了。见安宝珠凝眸不语，卫氏轻叹：“姑娘大了，论理儿亲事早该定下来。这是跟着祖母过日子，不是大爷、大奶奶为您做主，我虽心里急也没办法，也只能提一提罢了。真正许给人家，还是要听老太太的。前一阵子，本城县令余大人府上来求亲……”

安宝珠奇怪地打断她：“奶娘您又说这件事了，余家是向我求亲的吗？二房里大姐和三房里三姐，都比我年长，难道不是向她们求亲？”

“我打听好几回了才敢对姑娘说，之前二姑娘早夭，家里如今就三个姑娘。因老太太娘家硬，在本城咱们也算有名望的人家。余家公子伯南、冯家公子尧伦和姑娘是青梅竹马，我看着都不错……余公子对姑娘青眼有加。上回约着几家一起去庙里敬香，他跟着余县令夫人来，我就看出来……”

安宝珠轻笑起来，又把卫氏的话打断，带着三分俏皮：“妈妈，不是我不爱听。祖母已经回绝了他家，您再说又有何用？”

“本来我恨老太太，以为大爷不是她亲生的，她这是害姑娘呢。”当时卫氏为这事愤愤不平了几日。

安宝珠嘟起嘴唇：“嫡亲的祖母，怎么会害我呢？”

“现在我不恨她了。老太太兴许有自己的打算，娘家的小爷要来，姑娘亲事自有依靠，老太太才把余家回了，我还听说……”卫氏神秘兮兮地笑着，“冯家是本城书香大族，他们家好几个都在京里做官儿呢。更何况也向四姑娘你求过亲，我想你的亲事这回算是定了！”

安宝珠歪了歪面庞，半带取笑：“哈！全是我的好事，就没有姐姐们的份儿吗？”

“唉，冯家也让老太太回绝了。以前我是多么恨她啊！现在看来，老太太是要给姑娘许配娘家侄子……这其中她也考虑到自己膝下无男孙，你们嫁过去可能老有所依吧。可如今余家也回了，冯家也说不好，姑娘你又不愿意嫁给京里的小爷，将来大姑娘、三姑娘都许到京里，老太太也让舅老太爷接回京去，姑娘你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可在这城里嫁什么人？”卫氏苦口婆心。

心中有那么片刻，安宝珠让卫氏的话说动。

奶娘说得有道理，本城的名门望族：一个是冯家，世代书香，但安宝珠只当冯公子是兄弟；另一个是做官的，本城县令余家，公子余伯南……

想到这里，帘子突然被掀起，红花慌慌张张地进来，面带惊吓，好似见到鬼：

“不好了，香兰园里有男人……”

“胡说！”卫氏惊起，不问缘由，没头没脑斥责红花，“家里只有寡居的老太太和两位奶奶，再就三位姑娘，哪里有什么男人？”

红花后悔失言。

她是穷人家的孩子，多年前就被卖进府，后来又在安老太太手中调教好了，才分给四姑娘，略知一些分寸。她回身把门帘拉紧，定定神，这才白着脸放低嗓音道：

“是真的！天愈发冷了，我见姑娘洗漱得早，那会子正在榻上和妈妈说话，于是我往三姑娘房里去找青花说话，无意间听见香兰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说着什么。”

“男人？女人？”安宝珠也动容。第一个反应就是：难道是私相授受吗？

祖母对名声甚为严苛，怎么会有这样大胆的人？她就让红花再说下去。

“一个是余县令的公子。”

卫氏和安宝珠大吃一惊。

“另一个是方表姑娘。”

卫氏和安宝珠面面相觑。最终卫氏忍不住道：“我就说嘛，以前我觉得方表姑娘像是喜欢余公子，姑娘怕我损及表姑娘名声，不让我说。”

红花更来了精神，被他们吓丢的胆子也回来了几分，急急道：“不过余公子不是为方表姑娘来的，我听到他们说话了。”

“是什么？”卫氏和安宝珠一起追问。



红花噤着看向安宝珠，小心翼翼地说：“余公子问表姑娘：‘怎么是你？你母亲不是代我约的四妹妹？’”

安宝珠震惊！

卫氏大怒：“好好的，扯上我们姑娘做什么？他还说什么！”

“表姑娘说：‘四姑娘一会儿就来，我怕你冷，给你送件衣裳来。’我听到这里害怕，就要走，听余公子又问：‘你母亲说四妹妹要许往京里去，真也不真？我甘冒大险来见她，就是要个真心话儿，也就死心……’”

卫氏听到这里，怒气稍减，向安宝珠望去。安宝珠明白她的意思，奶娘之前说的余家在祖母面前向她求亲是真的。但安宝珠现在知道了还有什么用，她拿余伯南当兄弟，亲事又由祖母做主，祖母说不行，安宝珠也不能反驳。

今天他竟然还干出这事？她本就不太中意余伯南，此时更加觉得他为人稳重不足。安宝珠暗想，可见我虽年幼，却眼力不差，亲事还是要那稳重长情的人才好。

她向卫氏道：“他说为我来的，只怕方明珠要引他往这里来，妈妈速速想个法子，让这事无声无息下去才好。”

卫氏搓着手连声称是：“姑娘还没有定亲事，可不能让他坏了名声。”

红花也是可靠的人，正要一起商议对策，忽听外面有人问道：“四姑娘睡下没有？”

闻声，安宝珠、卫氏和红花一起痛恨起来，也瞬间明白了这出奸计。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寄居的表亲，二房奶奶邵氏的姐姐方姨娘。

安宝珠把脸儿寒起，还没有答言，方姨娘就进来了。

这是个中年发福的妇人。只因她常往街上逛，听来很多家长里短说给安老太太解闷，在安老太太面前很有脸面。安宝珠向来是远着她的，但之前并不憎恶她。

安宝珠想，她带着女儿投亲并不容易，本是怜惜她的。但在今天，仅剩的那点同情也化为乌有了。

方姨娘没有注意到安宝珠的不悦，一进来就热络地地道：“哟，四姑娘，你都梳好晚妆了？天冷，睡得早，是不是？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你。”

卫氏手抖了抖，很想把绣花针戳到方姨娘身上。

红花鼓着腮帮子，只等姑娘一发话她就撵人。

安宝珠冷淡：“找我做什么？”

方姨娘笑容满面：“明珠又犯小性子，和我生气，请你去我们房里劝劝。来来，红花去取四姑娘的大衣裳，我侍候姑娘穿好。我带着姑娘走一程，天晚也不怕什么的。”

卫氏骤然瞪住她，安宝珠也忍无可忍，沉下脸怒声道：“方姨妈，你知不知道祖母京里娘家来了几位小爷？”

方姨娘愣住，面上带出心虚：“几位小爷？这我还真不清楚。”

“听说好几位。”安宝珠冷笑。

方姨娘失了神，欣喜低语：“是吗？那我家明珠也能攀上这门好亲事了。”

“所以，方姨娘不必费心害人，我今晚也不会随你去！出了我这院门，可就是香兰园。”安宝珠道。

方姨娘面如土色。

安宝珠怒目于她，一字一句道：“不必一个一个摆布我们姐妹，好给你女儿留出佳婿！”又幽幽对着窗外，夜色深如浓墨，“再说明珠也不在房里。”

方姨娘震惊：“她，在哪里？”她陡然慌起来。

红花忍不住插话：“方姨娘引来外男，难道不是让表姑娘接应他？”红花龇牙，怒容满面，“虽然我们姑娘没有爷和奶奶护着，但也不是好欺负的！有我红花在，休想！”

“天啊，明珠在香兰……”方姨娘急忙往外走，拂得帘子乱动，待她走到廊下时，外面有叫喊声传来，“不好了，香兰园里进贼了！”

方姨娘瘫软在地。

“红花，叫两个上夜的婆子来扶方姨娘回去！”安宝珠吩咐，红花一溜儿小跑儿地去了。房中，安宝珠痛心疾首，向卫氏道，“妈妈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不情愿这京里的好亲事了吧——我无父无母，又无兄长外家照顾，嫁去高门，我怎么在婆家立足？侯府虽好，只怕以势压人。母亲给我留下的嫁妆，不敢说丰厚，也衣食无忧了。我还是慢慢寻一个彼此敬重的人，过普通日子才能放心。”

这话让卫氏在肃然起敬的同时，又对方姨娘的毒计愤恨不已，道：“姑娘大了，又识字，比我见识多。以后只听姑娘的，亲事上咱们仔细相看，这是姑娘一生的大事，可不能错嫁了人。”

说话间，外面更乱起来，都说拿住了贼，后来动静又低下去了。

安宝珠不想再听，让卫氏陪着早睡，任由外面天翻地覆。

红花和府里的丫头都熟悉，时常打听各房的消息来告诉安宝珠。

第二日一早，她就呱呱个不停：“上夜的人拿住了那人，却不敢发落，送去老太太房中。后来老太太让方姨娘前去，随后开了大门，请余县令夫妇过来，说的什么也不知道，像是方姨娘大哭大闹来着，余县令夫人又骂个不停，后来，老太太打发人出来，不让家里人围观，我就回来了。”



红花很不满意，感觉自己没打听明白。安宝珠轻笑：“这已经足够听了，下面的不听也罢。横竖祖母做主，总要发落的。”

说到这里，外面有人问道：“四姑娘在不在房里？”是安老太太身边的得力丫头梅英过来了。安宝珠以为祖母有话，站起迎接。梅英告诉她，“老太太让我来告诉姑娘，方姨娘房里要有喜事，余县令家相中方表姑娘品格，择日要抬她进府，开了脸给余公子放在房里当姨奶奶。老太太说姑娘不必去贺，知道这事就行。”

安宝珠含笑说好，卫氏送梅英出去，回来主仆相对无言。卫氏只有一句：“只怕这还是老太太出面，余家才肯收。不然，沉猪笼都不一定。”

安宝珠无话，只独自暗暗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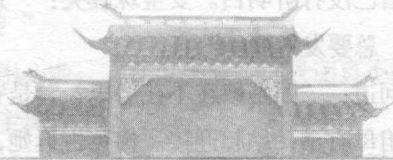
这就是亲事。

方明珠本意，不见得想当妾。但事情做错，也就只能那样了。亲事上不慎，就要落个不如意。余家是官家，虽然官儿不大，却不是方姨娘能抗衡的。可见不是自己能握得牢的亲事，再好也不能乱想。

京里侯府？还是算了吧。

没有几天，余家果然一顶轿子登门，把方明珠抬走了，安宝珠三姐妹对此也没多发言论。安宝珠看出来大姐安掌珠心气儿高，竟拿自己私房做衣裳、打首饰。三姐安玉珠却对此毫不在意，但三婶娘张氏也为她做了新衣裳，看来都对侯府亲事有意。安宝珠只不管，还是用心揣摩她想要的那个人。

总要懂得珍惜自己才好。



第三章 京中远客

赶着新年的前面，远客们到来了。安老太太打发去各房里回话，请奶奶、姑娘们来见客人。一时安府热闹起来，连安宝珠也兴冲冲的。到安老太太房中，见她正在受几个少年的叩拜。

“给姑祖母请安！祖父让我们按照告诉姑祖母的日子起程，路上紧赶慢赶，总算能赶上和姑祖母过小年。”

一共五个人，神采奕奕立于房中。五个人的打扮大同小异，清一色的素色上好细布袍子，浑身上下也并没有过多的珠宝装饰。发髻高绾，一丝不乱，这就更显得他们面庞如玉了。加之他们的眉峰都似远山，鼻梁亦都高挺，一水儿的红唇好气色。

安老太太喜不自胜，一个劲儿夸赞好儿郎。此时房内外也挤满了人，争着来看京中远客的风采。安老太太喜滋滋地让他们一一坐了，就听有人回：“姑娘们来见远客。”

五个人又不慌不忙地站起身，那气度从容如闲庭中宝树，让看的人不由得低声称赞：“不愧是在天子脚下长大的小爷，就这份姿态本城无人能及。”

五位小爷依礼站到一旁，倒不是回避，而是为迎接来的几位安府妹妹。

安氏三姐妹携手进来了。在祖母院门上，就见到院中多出许多随从，又有很多的箱笼陆续搬进来，她们不禁咋舌，这京中侯府的确气派啊。到了主屋，丫头们争着给她们打帘子，一进去就又看到站了一屋子的人，有花白了头发的老家丁，也有年轻的小子们。

即便安掌珠素来喜欢高仰着头，今天也不得不和妹妹们一起垂着头，但恍惚间三姐妹都不自觉地偷瞄那五个少年，安宝珠也不例外。她第一眼便有水清竹韵之感，与想象中的京中奢富大为不同。

安宝珠虽无意于他们，但也为姐姐们满意。姐妹三个人嘴角噙着羞涩的笑，跟在邵氏、张氏身后，在丫鬟婆子的簇拥下走上台阶。

有生以来，邵氏头一回认为婆婆做事高明，这几个少年个个都很出挑。